歷史與空間

保了人性之保皇派

■劉誠龍

晚清梁鼎芬是個很好玩的人，其政治上是頑固的保皇派，其人格上是頑皮的大名士，頑固與頑皮疊加一身，也就趣人多趣事。真是個很好玩的人。

梁鼎芬被遜帝溥儀謚號文忠，梁先生是相當當得起這個忠字的，革命進行到了民國，大清氣數盡矣，原先那些高唱「皇恩似海臣節如山」的遺老們，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在「識時務者為俊傑」的理論指導下，高調也高價轉隊民國，「清室既亡，所謂遺老者，多任民國官吏，獨節庵仗節不屈。」本來呢，像梁鼎芬這樣的忠臣，清室應該給予物質獎勵才是，忠勇者有賞，才多有人來行忠義事嘛，但梁鼎芬卻是自費守忠的，他每次到宮裡去向皇帝請安，得交四兩銀子的買路錢，「每謀入宮請安，其時，太監索門包四兩，方為通報。」梁鼎芬並不發脾氣，忠義是大事，哪計較門包小節？「節庵每照付」。有詩為證：「一律夷齊去做官，首陽薇蕨采難完，忠臣要算梁星海，四兩門包請聖安！」

梁鼎芬忠於保皇，除了門包可證外，其眼淚也堪作據。「梁每與人抵掌談天下事，往往悲聲大作，涕泗橫流，他主講兩湖書院，講到西太后與光緒帝「西狩」西安，講着講着，講到：「你們想想看，皇太后同皇上每天只吃三個雞……」，「尚未說及蛋字，已嗚咽流涕，語不成聲。」左手用手帕揩淚，右手輕輕地捋長髯，揩眼淚揩得哀痛，捋長髯捋得從容，下面學生哄然大笑，他老人家沉浸悲痛其中，「紓徐良久，始申前說。」兩湖書院有一口水塘，不深似海，但足有效屈原的蓄水深度與精神高度，梁鼎芬每至塘旁，則表忠心：「若兩宮不迴鑾，此我死所也。」光緒皇帝駕崩，人家親屬都不哭，「奕劻獨後至，亦無戚容」，梁鼎芬卻是哭得地動天搖：「素衣往送，縱聲大哭」，他看到皇上親屬沒掉眼淚，大發脾氣：「梁正色厲聲，數其誤國殃民，不忠不敬之罪。」

梁鼎芬是皇帝的骨灰級粉絲，自然也就鐵桿守舊，對東洋西洋的玩意兒常是痛絕得很，誰穿洋衣誰留洋髮誰說洋話，他就舉杖敲你腦殼。也是梁鼎芬在兩湖書院當教授，他有個學生，那天來上課，不穿長袍，穿了件羊絨馬褂，梁教授喝這學生站起來，站講台上來：快把這不忠不敬的非國學皮子給脫下來，學生不脫，梁教授發火：還要老師來給剝你這洋皮？「梁大怒，欲褫之。」這學生調皮得很，老師發脾氣了，他卻是一副嬉皮相：老師，我是學習老師好榜樣，才穿洋衣的，「門生聞老師已破洋戒，故敢以此衣相見。」梁教授聽了這話，氣不打一處來，老師臣節如山，鐵桿挺皇，哪裡崇洋媚外了？「梁愈怒，問其何據」，舉起戒尺欲打，這學生說：我們交學費，交的是紙票子，不是大清的銀兩，老師您不是也給收了嗎？「各生贄見，例用銀封，今老師洋錢亦收，非破洋戒者而何？」話堵得梁教授，拍胸脯撫釋氣噎，「梁不能答」，說不上話來。

梁鼎芬堅不崇洋媚外，堅定崇皇排外，自然也不排除他對洋玩意的喜愛，比如洋衣不能做甲衣穿，不能招搖過鬧市，做內衣內褲穿，沒人看得到嘛，梁鼎芬外面一身故國裝，把裡面一件洋綢緞包得鐵緊，應不對其愛皇主義產生啥不良影響，只是清風不識愛皇主義，亂翻保皇派褲子。「見人着洋布者必怒之」，梁文忠多麼忠啊。那天，文忠同志呼朋喚友，踏青清國萬里風光，大熱天的，太陽照得緊，火燒火燎，一身長袍，將人快蒸成饅頭了，梁文忠同志也就脫了黃馬褂，風涼風涼，不禁是洋色滿園關不住，一件洋褂出褲來：「一日與友做埠之遊，俄而解衣，則所着之褲衣洋布矣。」其朋友大不解「為甚麼呢」，連呼耶，耶耶，友曰：「若亦作法自弊耶？」這朋友俏皮得很，把其褲子給褪了下來，褪到腳底，站在那裡拊掌大樂，梁文忠同志光屁股大露光天化日之下，作聲不得，「立褫之，梁大窘。」

人讀梁鼎芬此故事，皆謂其可憎可笑，梁氏節義何在？我讀之，立覺其可愛可樂，梁鼎芬節義或有虧，然君獨不見其人性的微光在閃爍麼？梁鼎芬非節義木頭，乃是活潑潑的人也，有弱點的才是人，一點弱點都沒的，幾不是人，只是掛在某種精神神龕上的標本。梁鼎芬對洋事物的暗暗喜愛，「大窘」可證他人味與人趣。

■梁鼎芬書法對聯 （網絡圖片）

梁鼎芬保皇，也是真心保的，保皇帝沒保住，但保住了人性。他有個學生，在革命史赫赫有名，乃辛亥革命時際的英雄黃興也。梁鼎芬掌兩湖書院院長，最是器重黃興，黃興以「能文工書，最為院長梁鼎芬所賞器，恆以國士目之。」但這師生倆，一個是死心保皇派，一個是鐵心革命派，政治立場不共戴天，師生友誼卻是情同手足。梁鼎芬曾敦敦教誨黃興，要做忠臣，不要做逆賊，黃興偏偏做了逆賊，鬧得清政府「索捕甚亟」，被追捕得在國內活不下去了，「欲赴日暫避」，出國沒錢，咋出？他投到梁鼎芬這裡來了，「乃潛至武昌，乘夜密謁梁氏」，梁老師就做黃興思想工作，說你再轉隊吧，站到清政府來，清政府那頭，我給你去說，保證你沒事，「稱頌大清功德，勸其改節。謂子洗心革面，為朝廷效忠，當為設法開脫。」革命者哪是這麼容易改變革命氣節的？「黃意對以師意至厚，敢不敬聆，惟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既已許身革命，萬無易節之理。」革命派來求反動派，根本不聽反動派之勸，那不是自投羅網嗎？這梁鼎芬卻沒把黃興捆起來，送政府去，說的是：「士各有志，余亦不再費詞，從此子為子之革黨，余為余之大清忠臣，各行其是可也。」

單說這話，不算啥，梁鼎芬還以經費支助黃興呢，「旋詢知東渡乏資，遂贈銀両若干」，足夠黃興亡命日本了；黃興走了多日，梁鼎芬屈指算，黃興應已逃之夭夭，走蠻遠了。盡了師生之誼，當盡臣子之忠了，於是他起草了一份捉拿逆賊檔，發佈全湖北：「梁度黃已行遠，乃行文全鄂」，文云，「風聞革命黨首黃興，潛來鄂境，應嚴緝務獲。」

反革命者，既徹底反革命，也徹底反人性，多見矣；革命者，既徹底革人命，亦徹底革人性，也多見矣。這梁鼎芬，卻有點好玩，若與革命對立言，他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但這反革命，卻並不完全、徹底、堅決地消滅人性，他堅定排洋，卻不妨礙其內衣着洋，他堅定反革命，卻不妨礙他保人命，比那些反起革命來六親不認者，比那些革起命來大義滅親者，其心深處，保住了做人最低人性底線，良可愛也，良可讚焉。

生活點滴

穿過歲月的童謠

■錢國宏

「拉大鋸，扯大鋸，姥家門口唱大戲，接閨女，喚女婿，小外甥，也要去……」每當兒童節到來之際，耳畔總會響起一首首熟稔的童謠來。那些響徹兒時天空、帶着泥土氣息的童謠，一次次地把我拽回到童年的原野，讓我徜徉其中不知魏晉，享受着天真，品嚐着無邪，體味着快樂。

小時候，童謠是播種快樂的犁鏵。我和村裡的小夥伴們，唱着樸素的童謠，打量着眼裡的世界，又以明快的韻律，傾訴着對生活的理解和眷戀。塵世萬物，人間百態，凝結成唇邊的童謠，像一幅幅清新淡雅的畫面，在鄉村的褶皺裡一一鋪展，散發着濃濃的鄉土氣息，彰顯着童真的氣象——

「金雞翎，大砍刀，你的兵馬讓我挑！」——這是玩「闖城」遊戲時唱的童謠。「闖城」是一種相互奪取城池、摻雜着戰爭味道的關東老遊戲。就是這種遊戲，使我從小就懵懵懂懂地知道：「兵者，詭道也！」——在這世界上，有一種能力叫智慧。

「十二打鐵叮叮噹，戰鬥英雄黃繼光；黃繼光真勇敢，不怕犧牲堵槍眼！」這首童謠是玩關東老遊戲「跑連環」時唱的。它不僅使「跑連環」遊戲更富有節奏感，而且還把英雄的故事四處傳播，使一群群天事不知的孩子們從小就接受到了愛國主義教育，在他們的頭腦中刻下這樣的烙印：愛祖國，愛家鄉，是與生俱來的一種責任！

童年時，關東大地上唱得最普遍、最響亮的童謠當推《拍手歌》：「你拍一，我拍一，兩個小孩坐飛機；你拍二，我拍二，飛機後面下個蛋兒；你拍三，我拍三，飛機上天一溜煙兒……」說不清誰是《拍手歌》的原創，也許是一代代流傳下來的「口頭文學」；也說不清《拍手歌》到底講述的是甚麼。在現代人看來，《拍手歌》在內容上有些匪夷所思，令人費解。但是，它卻以朗朗上口的韻律，給孩子們以樸素的想像，為孩子們帶來了車載斗量的快樂。時至今日，在關東大地上，依然傳唱着不同版本的《拍手歌》，其旺盛的生命力和獨特的魅力可見一斑。

東北平原上盛產着數不清的童謠，這其中有許多是「獨一處」的，譬如這首採用「接龍式」的童謠，歌名叫作《破悶》（東北方言：猜謎語）：「小黃雞，溜牆根兒，打破肚子冒腸子兒——溜子！你說溜，咱就溜，不走別處偏走溝——橋！ 你說橋，咱就橋，裡長骨頭外長毛——麻！你說麻，咱就麻，裡長骨頭外長牙——銼！你說銼，咱就銼，飄飄悠悠往下落——雪！……」非常響亮而逼真的「頂真」寫法！這首童謠可不是大人的原創，而是孩子們的智慧結晶。想想看，當年在關東大地上，許許多多的孩子們一邊做着遊戲，一邊唱着童謠，一邊還開動腦筋「破悶」，真是既開心又開懷，還長見識，可謂一舉數得！

春秋往序，時光荏苒，很多世事被歲月之河沖刷殆盡，而唯有一首首童謠卻倔強地響徹在記憶的天穹！它們雖然烙上了幼稚的印記，但卻因承載着童年的美好、純真而一次次地經歷了歲月的磨礪。嚮往美好、擁有純真，永遠是人類的心靈追求，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童謠也必將永遠年輕在我們的記憶中且恆永散發着春天的味道！

詞話詩說

那誰

■梁偉詩

盤算着今期要談黃偉文新詞，心裡卻一直掙扎究竟談《除下吊帶前》還是《那誰》？黃偉文為薛凱琪所寫的《除下吊帶前》，勝在捕捉了具普遍性但又似乎難以宣之於口的題材——女生猶豫應該與男生發生親密關係，還是保留珍貴的「第一次」。《除下吊帶前》所描繪女生「未進花園」的患得患失、且進且退的矛盾心情，為香港流行歌詞史上情色系列所未見的獨特題材，黃偉文寫來既含蓄又大膽，令人會心微笑。執筆前再重聽了一遍蘇永康主唱的《那誰》，剎那間竟改變了主意。

《那誰》真是一份驟看毫不起眼，實質上卻異常驚心動魄、透析人性的歌詞。《那誰》大概特意配合歌手特質，取了一個看似平凡的歌名，使得綿裡藏針的效果非常突出。最初接觸《那誰》，相信聽眾與我的疑問是一樣的——到底《那誰》是指甚麼呢？《那誰》即「那個某某」，也就是廣東話「嗰個邊個」的意思。《那誰》中，「那個某某」／「嗰個邊個」便是令主人公失戀痛心的對象、離棄愛人的負心人——

「你和那誰那天分手 你淚痕像條綠色的銹 頑固地種在眼睛一角 直到永久 抹不走 但是浮游在生活亂流 你那新生你也必須接受 就算多悔咎 自責別太久 不要戀戀心裡那個傷口 度日月 穿山水 尚在恨 那誰 誰曾無堅不摧 摧毀的廢墟 一早 變做你美好新居 創疤你不挖 亦不知有過 在這裡 淚疊淚 風一吹 漸莫辨 那誰 連重提 往事也不再絕對 她怎傷害你 講起 你沒再吐苦水」

《那誰》無疑是一首談失戀之痛的歌詞，首段描繪失戀者哭得死去活來、傷心欲絕，儼如置身地獄的痛苦也令生活亂了陣腳。關鍵是《那誰》極其清醒和理性地指出，失戀這回事，往往只是失戀者「戀戀心裡那個傷口」、不斷徘徊在感情廢墟的結果。整段戀愛關係中的負心人是誰，根本無關宏旨；失戀者所迷戀的，只是沉溺於自憐自傷的脆弱狀態。所謂的感情創傷，只要當事人不把它當作一回事，自然就無所謂創疤、傷痕——從前的「淚疊淚」經過「風一吹」，自然就「漸莫辨那誰」。

黃偉文《那誰》的聰明之處，正正是逆反了受眾對詞中「那個某某」／「嗰邊個邊個」的想像和期待，毫不留情揭示出「前度的重要性」可能是虛假的，但「失戀者的自我悲劇化」才是真實的。類近的看法，亦見於林夕的〈綿綿〉——「從來未愛你綿綿 可惜我愛懷念」（也就是說，從來沒有很愛你，只是不斷留戀着從前自己愛着別人的樣子）——黃偉文《那誰》，卻把失戀者「自我悲劇化」的深層複雜心理進一步剖析——

「有時你還覺得溫馨 這淚流像存在的表證 沒有恨過便更加彷似 白過半生 冷清清 像突然忘掉尊姓大名 卻記得她教你差點喪命 是創傷太重 或覺悟太輕 使你不懂釋放怨懟的根性……誰沒兩個致命舊愛侶 不見得 就要聽到春天也恐懼 可以不唏噓 可以不心虛 放低跨過去 ……若舊夢 不堪追 就別問 那誰 從何時 你學會 灑脫面對 她怎傷害你 可否 就當做老天 完整你那 沒挫敗波折一生之旅 功德圓滿 方可愛下去 帶笑歸去」

《那誰》坦言失戀者可能已忘掉負心人姓怎名誰、面長面短，卻永遠忘不了自己如何肝腸寸斷。原因很簡單，人們每每在感情的苦難中才覺得自己存在過、才覺得自己的人生有重量，這種無意識乃是源於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深切恐懼——換句話說，人們對創傷的重視，不過是為了向自己證明，生命不是白過的、我的人生是不平凡的，過去也有過很多故事等等。想當然的是，對很多普通人來說，人生平淡如水。儘管「那個某某」／「嗰個邊個」已然面目模糊，由「那個某某」／「嗰個邊個」所象徵着的「沒有發生過」，才是失戀者死不放手的「最後根據地」。那麼，從《那誰》點睛之句「是創傷太重 或覺悟太輕」便可窺見題旨——失戀者遲遲不肯覺悟，就是勘不破「連失戀都沒有」的深刻焦慮感。如同俗套的選擇題，你寧願做「失戀專家」還是「從未愛過」？

《那誰》
作曲：頡臣
填詞：黃偉文
編曲：Johnny Yim
主唱：蘇永康

你和那誰那天分手　你淚痕像條綠色的銹
頑固地種在眼睛一角　直到永久　抹不走

但是浮游在生活亂流　你那新生你也必須接受
就算多悔咎　自責別太久　不要戀戀心裡那個傷口

度日月　穿山水　尚在恨　那誰
誰曾無堅不摧　摧毀的廢墟
一早　變做你美好新居
疤你不挖　亦不知有過　在這裡

淚疊淚　風一吹　漸莫辨　那誰
連重提　往事也不再絕對
她怎傷害你　講起　你沒再吐苦水

有時你還覺得溫馨　這淚流像存在的表證
沒有恨過便更加彷似　白過半生　冷清清

像突然忘掉尊姓大名　卻記得她教你差點喪命
是創傷太重　或覺悟太輕　使你不懂釋放怨懟的根性

渡日月　穿山水　尚在恨　那誰
誰曾無堅不摧　摧毀的廢墟
一早　變做你美好新居
創疤你不挖　亦不知有過　在這裡

淚疊淚　風一吹　漸莫辨　那誰
連重提　往事也不再絕對
她怎傷害你　感恩　替代了那苦水

誰沒兩個致命舊愛侶
不見得　就要聽到春天也恐懼
可以不唏噓　可以不心虛　放低跨過去

渡日月　穿山水　尚在恨　那誰
誰曾無堅不摧　摧毀的廢墟
一早　變做了滿山青翠
敏感處不碰　便不知你葬着心碎

若舊夢　不堪追　就別問　那誰
從何時　你學會　灑脫面對
她怎傷害你　可否　就當做老天
完整你那　沒挫敗波折一生之旅

功德圓滿　方可愛下去　帶笑歸去

亦有可聞

南明童妃案

■青絲

南明弘光政權建立不久，河南道監察御史陳潛夫向朝廷報告，稱發現了與弘光帝朱由崧失散多年、流落民間的王妃童氏。據說童氏為了躲避兵亂，隱姓埋名住在河南一個叫做寧家莊的地方，她的哥哥某日與鄰居秀才為了一頭牛的歸屬起了爭執，互相對罵，她哥哥一時氣急，口不擇言說：「你以為我們是微賤不足道的人好欺負，我妹妹乃是南朝天子的皇后，現暫居民間，他日入了皇宮，就滅你一族。」旁邊看熱鬧的人聽了覺得很驚愕，就上報給了縣令，縣令又上報給河南道監察御史陳潛夫，事情很快就被報到了南明朝廷。

得知這一消息後，手握重兵、南明四鎮之一的劉良佐特地派妻子去接童氏，兼而驗證童氏的身份真偽。童氏告訴劉良佐的妻子，她今年三十六歲，十九年前，她隨做裁縫的母親到前福王朱常洵的王府，售賣女紅衣飾給王府的宮女，福王的世子朱由崧很喜歡她，把她留了下來，兩人生了一個兒子叫金哥，後來因兵亂分散逃難，到處遷移，與朱由崧相失已有數載。如今朱由崧做了皇帝，她希望能夠恢復昔日的身份。

劉良佐的妻子把聽到的話告訴了丈夫，根據她的判斷，認為童氏確為王妃，並非江湖騙子。於是，童氏被從河南送到南京，一路上，聞知消息的地方官員都以皇室禮遇接待童氏，這也令童氏有些飄飄然，認為自己不久就要成為皇后了，未免有些得意忘形，脾氣也開始大增，有時候看到飲食不合自己的意，她甚至把桌子都給掀了。然而弔詭的是，弘光帝對於這一消息卻表現得很冷淡。童氏抵達南京之後，弘光帝並不親自見她，而是派遣錦衣衛馮可宗前去查證童氏的真偽。童氏提供了許多細節，包括她進入前福王府的準確日期，以及爆發兵亂後的流散過程。看到一切都能對得上號，馮可宗也相信童氏就是真正的皇妃，於是把審訊記錄呈上給弘光帝看。

但弘光帝只看了一眼，登時就勃然大怒，叱道：「朕元配黃妃，續配李妃，安有童妃者？」原來，朱由崧在做郡王的時候，曾娶妃黃氏，只是黃妃無子早死，後來娶妃李氏，李自成率軍攻克洛陽的時候，李妃死於難中。明代的典制，親王郡王立妃都要上報朝廷，由朝廷派員進行冊封，方才符合禮制。黃妃和李妃都是經過朝廷正式冊封的王妃，並沒有冊封過童妃，弘光帝據此理由，認為童氏是假冒的，斥為「妖婦」，當即撤了審訊不力的馮可宗的職，改派東廠的屈尚忠接手，命令他採用最殘酷的大刑嚴審。童氏在備受酷刑折磨後精神失常，數日後死在了地牢裡。

關於童氏的身份真偽，幾乎所有的史書都十分肯定地指出，她確為妃子，只是對她的出身有不同的描述。有人認為她是周王府或邵陵王府的宮人，朱由崧從洛陽逃出以後，曾與她有過一段情，並懷孕生子，隨後失散。還有人說，她其實是周王朱恭枵的世子的妃子，她誤以為在南京登基的是周世子，所以想來做皇后。清人陸圻的《纖言》還說，童氏到南京時懷有身孕，被關押獄中期間曾經產下一女，不久即死，數日後童氏亦死。

不過不管怎麼說，弘光帝的做法卻令南明的官員和百姓感到大惑不解，因為所有人都相信童氏確實是王妃，包括首輔馬士英以及權臣阮大鋮。人們不知道朱由崧為甚麼不親自面見童氏，辨別真偽。於是，一個可怕的想法出現在南明官員及百姓的腦中——從洛陽逃出來的朱由崧，一直以來都只是以印信向眾人證明自己的世子身份，如果他是一個騙子，是在兵亂中偶然獲得了王印，那麼他肯定不敢面對真正的王妃，所以他要急着滅口。雖然這樣的猜測毫無來由，卻有不少人願意相信，人們雖然嘴裡不說，心裡卻對弘光帝身份的真實性以及合法性產生了極大的懷疑。